



特別  
ル 5  
3537  
35





38  
3235  
38



特

冊 5  
號 3537  
卷 35

重修揚州府志卷之五十四

人物志九

藝術

釋老

漢

吳普廣陵人從華佗學普依準佗療多所全濟佗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穀氣得銷血脉流通病不能生譬猶戶樞終不朽也是以古之仙者為導引之事熊頸鴟顧引挽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亦以除疾兼利蹄足以當導引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怡而汗出因以著粉身體輕便而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所著華佗方十卷修神農





本草成四百四十一種備載黃帝岐伯神農扁鵲醫和  
雷公桐君李當之諸家說藥性溫涼五味最爲詳備謂  
之吳氏本草論醫師者並稱岐和彭緩李華張吳張謂  
仲景吳卽普也

見後漢書方術傳暨隋書經籍志大觀本草

舊志載三國趙達傳案本傳明注河南人與揚無涉

今刪

唐

譚簡廣陵人相國崔慎由廉察浙西左目眚生贅如息  
肉欲蔽瞳人視物極礙諸醫方無驗簡白慎由曰此立  
可去但能安神不撓獨斷於中則必效矣慎由曰如約  
雖妻子必不使知簡又曰須用九日晴明亭午於靜處  
瘳之若其時果能遂心更無憂矣是時月初也至六七  
日間忽陰雨甚簡極有憂色至八九日大開霽問崔飲  
酒多少慎由曰量雖至小亦可引滿簡大喜初崔將決  
意用譚之醫惟語大將中善醫者沈師象師象贊成其  
事是日引譚生於使宅北樓惟師象與一小豎隨行左  
右更無人知者簡請慎由飲酒數杯端坐無思俄而以  
手微捫所患曰殊小事耳初覺似拔之雖痛亦忍又聞  
動剪刀聲白曰此地稍暗請往中庭師象與小豎扶至  
於庭坐既定聞櫛焉有聲先是簡請好綿數兩染絳至



是以絳綿拭病處兼傳以藥遂不甚痛簡請開眼看所  
贅肉大如小指堅如乾筋遂命投之江中方遣報夫人  
及子弟及慎由作相簡已卒論者惜之趙璘因話錄羽部

舊志載江都王緒傳案江都王係唐封爵非如漢之  
一封建於此地者可比今刪

宋

曹仁熙高郵人善畫水古今無及四幅圖內中心一筆  
長丈餘自此分去高郵有水壁院米芾畫史

陸仲仁高郵人畫王右軍支道林許遠仁三高圖獻晁  
以道以道歎曰後世視陸生不知當為何等人也高郵州志

陳偕淮南廣陵人家故饒財而偕與其弟獨喜學畫其  
後技日以進家日以微遂以為業士大夫既喜其畫且

愛其為人往往稱之其子直躬亦世其學秦觀以為合  
道德之要淮海集蘇軾有陳直躬畫雁詩二首云野

人態無乃稿木形人禽兩自在北風振枯葦微雪落瓊  
摧慘澹雲水昏晶瑩砂礫碎弋人悵何慕一舉渺江海  
眾禽事紛爭野雁獨閒潔徐行意自得俯仰若有節我  
衰寄江湖老伴雜鵝鴨作書間陳子曉景畫茗雪依依  
聚圓沙稍稍動斜月先鳴獨鼓翅吹亂蘆花雪案秦  
觀陳偕傳以為廣陵人而東坡以為高郵陳直躬秦高  
郵人宜不誤今從秦

衛朴淮南人精於推步一行之流也春秋日食三十六  
諸術密者不過得二十六七惟一行得二十九朴乃得



三十五惟莊公十八年一食今古算皆不入食法疑前史誤耳自夏仲康五年癸巳歲至熙寧六年癸丑凡三千二百一年書傳所載日食凡四百七十五眾術考驗雖各有得失而朴所得爲多朴能不用算推古今日月食但口誦乘除不差一算凡術書算數令人就耳一讀卽能暗誦嘗令人寫推步書令附耳讀之有差一算者讀至其處則曰此誤某字乘除雖極繇不審核定位運籌如飛人眼不能逐有故移其一算者朴自上至下手撫一遍至移算處撥正而去仁宗時用崇天術治平初司天監周琮改撰明天術熙寧元年七月望後將旦月蝕東方與術不協沈括提舉司天監言朴通算法召至朴言崇天術氣後天明天術朔先天失在置元不當詔朴更造朴以已學爲之視明天術減二刻積年八千二百一十八萬五千二百七十七日法二萬三千七百是爲奉元術又謂舊食法止用平度故在疾者過之在遲者不及崇天明天二術加減不會求其所因至是方究其失八年閏四月括上于朝行之賜朴錢百千朴謂氣朔已正五星未有候簿可驗前世修術多止增損舊術而已未曾實考天度其法須測驗每夜昏曉夜半月及五星所在度杪置簿錄之滿五年其間剔去雲陰及晝



見日數外可得三年實行然後以算日綴之古所謂綴

術者此也時司天官皆承世族隸名食祿本無知術者

惡朴之術過已羣沮之屢起大獄而候簿遂不能成奉

元術五星步算但增損舊術正其甚謬處十得六七而

已見夢溪筆談暨玉海元史麻志案宋置淮南節度

於揚州故揚州稱淮南沈括筆談稱淮南多指揚州

今依舊志朴之推步不在周琮之下宋史麻志不載

奉元術殊為可惜其事雜見諸書元史尚存其麻法之

積年日法特為集而存之

荆大聲江都人一作高郵以貧去鄉里貨卜於臨安以精曉

天文入太史局歷靈臺郎終於春官大夫判太史局賜

金紫紹興中洪邁被命北使大聲隨之次盱眙見大星

去月三寸曰此木星也邁問其兆大聲密言曰當有易

主之事至臨淮見月外有暈五色曰太陰極盛非太陽

之利未越月而高宗遜位乾道二年見北極前星之左

有小星曰懼為東宮禍明年指軒轅之側客星謂邁曰

非宮中福也而其言皆驗所著有二十四氣中星日月

宿度一卷見萬姓統譜暨高郵州志案宋史高宗紀

紹興三十二年三月丁巳遣洪邁等賀金主

即位四月戊子洪邁等辭行天文志三十二年三月巳

亥月犯歲星邁至盱眙當在五月時去二月巳亥三月

閏月月巳犯星而猶近月大聲蓋以歲

星犯月占也驗言謂莊文太子事

桑景舒高郵人進士及第終於州縣官性知音聽百物

之聲悉能占其災福尤善樂律舊傳有虞美人草聞人



作虞美人曲則枝葉皆動他曲不然景舒試之誠如所傳乃詳其曲聲曰皆吳音也他日取琴試用吳音製一曲對草鼓之枝葉亦動乃謂之虞美人操其聲調與虞美人曲全不相近始末無一聲相似者而草輒應之與虞美人曲無異者律法同管也

夢溪筆談

許叔微字知可真州人紹興三年進士與龐安常同爲宋一代醫師著普濟本事方十卷直探張仲景之奧所謂黑錫圓神效散溫脾湯玉真丸退陰散等方識精理到足補前人所未及先是元祐庚午父沒母憂慟氣厥牙噤里醫誤下而沒叔微始習醫深得其理每見此證急以蘇合丸灌醒然後察其虛實調之暴喜傷陽暴怒傷陰憂愁失意氣多厥逆經云無故而瘖脈不至不治自己謂氣暴也氣復則已雖不服藥可也一人患項筋痛連及臂髀不得轉諸風藥不效叔微謂腎氣自腰夾脊至曹谿入泥丸今逆行至此不得通用椒附丸以引歸經則安歙縣尉宋省甫膀胱痛不可忍醫與剛劑益甚叔微候其面赤色脈洪大曰陰陽否塞疾虛不可以虛治宜先滌其邪以五苓散與葱合煮下洩如墨汁乃瘥王檢正希臯患鼻頰間痛不仁漸連及口脣頰車髮際左額與頰上如餽手觸則痛極叔微謂飲食之毒聚



于胃足陽明受之傳入絡主以犀角解毒升麻佐之數日愈鄉人李信道得疾六脈沈伏按至骨則有力頭痛身溫而躁指冷而滿噦醫者不識叔微曰此陰中伏陽仲景無此證世人患此者多用熱藥則爲陰邪隔絕不克導引眞陽反生客熱用冷藥則所伏眞火愈見消滅宜破散陰氣俾火升水降然後得汗而解乃造破陰丹鎔硫黃水銀令勻投陳皮青皮末冷艾湯下信道服藥益加狂熱手足躁擾其家大駭叔微曰此換陽也須臾少定已而病除叔微少時夜坐爲文左向伏几案卧又向左後飲酒止從左下右聲久之脇痛減食十數日必嘔酸水暑月止右畔有汗訪名醫徧試諸藥皆不驗因自考其理謂已成窠囊如潦水之科曰不盈科不行清行濁停故積必嘔而去數日復作脾惡濕而水則流濕莫若燥脾以勝濕崇土以填科曰于是屏諸藥專服蒼朮三月愈其治傷寒皆宗守仲景一士人得太陽病汗不止惡風小便澀而足攣曲叔微診其脈浮而大謂仲景書有兩證一小便難一小便利用藥稍差失以千里是宜桂枝加附子湯三啜汗止佐以甘草芍藥湯足便得伸邱生病傷寒發熱頭痛煩渴脈浮而尺遲弱叔微曰榮氣不足不可汗以建中湯治之翊日脈尚爾其家



幾不遜叔微仍用建中至五日尺部方應然後汗之而

愈撰傷寒歌三卷凡百篇又有治法八十一篇仲景脈

法三十六圖翼傷寒論二卷辯類五卷見輟耕錄暨本

會敏行獨醒雜志云建炎初真州城中疾藹大作叔

微不以貧賤家至戶到察脈觀色給藥付之有無歸者

輿置於家親為療治又云嘗夢有客來謁知可延見坐

定客問汝平生亦知恨乎知可曰恨有三父母之死皆

為醫者所誤一也五十不得一官二也後嗣未立三也

其人口亦有功於人乎舉此以對其人曰天政以此將

命汝官及與汝子若父母則不可得見矣取書一通示

之其間語曰藥市收功城樓間阻上殿呼盧喝六作五

紹興二年策進士第六陸作五乃在陳祖言樓材之間

其年仍舉子夢中之言無不合 本事方宋史作十二

卷 案許學士與隴安常開河間東垣之先宋史有安

常傳而無叔微傳舊志僅錄會敏行所記然第為小說

家言無關醫理特據 本事方以存其概

妙應方揚州人善相名聞天下高宗駐維揚應方館於

張俊家一日歸云自外適見城中人有凶氣者十七八

必金兵將至之兆宜勸上南渡俊素神其術即入奏上

欲畱觀燈未決俄金兵至車駕亟行城中死傷甚眾萬

胡彥龍儀真人善畫人物天神寒林水石草木紹定間

苗安撫薦于朝詔為畫院待詔儀真縣志

郭忠恕南興化人仁宗后喪明忠以針愈之賜號金

針先生所著有傷寒直格興化縣志

王君迪字居中儀真人以醫著名所述古方論至詳別



脈為二十四狀吳澄作可齋記以贈儀真縣志

王仲明揚州名醫也廉希憲疾詔徵仲明視之希憲服

其藥能杖而起帝喜謂希憲曰卿得良醫疾向愈矣元見

史一百二十六廉希憲傳 雍正志云王仲明江都人

善醫平章廉希憲疾世祖召仲明治之未即行人強之

日君能起廉相國是惠及天下也仲明遂往投以一七立愈世祖欲官之辭不就

明

陳君佐江都人善方脈洪武初為御醫出入禁中上嘗

呼之不名一日問朕似前代何君君佐對曰似神農不

然如何能嘗百草蓋天下未定時出軍與士卒皆掘草

根食上大笑其滑稽如此永樂時棄官著黃冠市藥武

當山中以易卜人吉凶多奇中卒葬山中石穴見罪字

山志 甘泉縣志云圖繪寶鑑所載元人與此同姓名

而事蹟各異府志所載不詳其善畫是一是二以俟攷核

蔣武生字用文以字行儀真人宮子也博觀醫家書遂

精其術洪武中以薦入醫院時戴原禮為院使薦授御

醫永樂中仁宗以東宮監國用文日侍左右是時漢王

謀奪嫡湯藥非用文進者不嘗隨事獻規多有裨益嘗

問保和之要用文對曰在養正氣正氣完則邪氣無自

而入又問卿醫效率緩何也用文對曰善治者必固本

急之恐傷其原聖人所以戒欲速也東宮善之遷太醫



院判謝病乞歸未及歸而終年七十四仁宗卽位遣中  
官陳義乘傳護喪歸金陵賜謚恭靖國初大臣多無謚  
而用文獨得之仁宗賜札有朕在必不使爾子孫失所  
之語

儀真  
縣志

劉鑑字明善高郵人永樂四年進士洪武時爲諸生高  
郵訓導董光善相人以五色絲線懸月中試人人莫能  
辨惟鑑辨之光以鑑目有神遂以授鑑鑑得其術言人  
富貴死生無不應江湖有三舉子就鑑相熟視良久以  
手揖三人曰一夥進士三人喜而去鑑告人曰夥者火  
也是皆當有火厄時景泰二年也已而春闈災三人皆

焚死以平谷令降隆慶教諭見農家子方六七齡曰此  
子當登第爲執法勉其父母使教之讀書乃葛萱也後  
果登進士爲御史鑑知平谷爲虎害鑑作文禱神虎不  
復下山環邑有河冬冰可卜歲豐鑑在任三年俱冰民  
以爲德政所感在隆慶諸生慕之旣去肖其像于學舍

高郵  
州志

黃珮字楚祥儀真人少孤學醫正統初徵爲太醫景泰  
間院使董肅薦于上召見便殿自是掖庭有疾率召珮  
治數賜白金文綺英宗復辟遷御醫尋奉詔採藥敕階  
修職郎是時招四方名醫集闕下命珮統之成化中遷



南京院判三載引年歸年七十九卒後以子用貴贈南  
京兵部職方司員外郎孫應夏紹其業亦有名

儀真縣志

華湘字楚源泰州人淹貫星緯精數學中正德二年舉

人預占丁丑方成進士累輟公車不赴至十二年果驗

起家工部郎已用御史朱節薦改歷官光祿寺少卿管

欽天監事鄭曉吾學編輯其疏載天文術竇子偁試錄

舉以程士尋謫守蒲州稍遷廣西思恩府丞致政家居

垣產不治泊如也嘉靖初火星麗貫索詣欽天監問主

何占答言主有大臣赴詔獄問主何事無以答湘曰五

行於禮屬火當因議禮已果驗一日本兵至邸第湘出

迎適檐瓦墜地謂本兵必有問已瓦解矣本兵錯愕不

之信謂所問劉六劉七之變果以此刻沒于江治郡時

囚越獄布算去向無一得逸者家居行途中見袁巍方

六七齡自蒙館抱書歸識其不凡亟下輿抱至以女許

字焉著有石府元機幽堂寶照皇極元機洞林秘髓靈

樞秘要等書

春兩草堂集

方新江都人六七歲時父與客弈抱置膝上新指客某

道可攻父不聽而客勝比收局客折之曰本不可攻也

新再布子如前指攻之客大敗比卅角郡中弈無出其

右京師李時養客王弇州稱海內第一品弇州過揚邀



新與弈初遜李一子次日雁行三日稱勁敵時聞有蔡生越有岑生與新鼎立而勝恒在新兩生護名匿不與弈初弇州著弈旨貽時養極推顏子明程汝亮鮑一中為第一品恨不見新之成也先是永嘉徐希聖遊廣陵與鄉人顏子明俱擅國手未幾客死死之夕新生新于弈有神解人謂徐後身也

范荃竹隱居隨筆

邵珺字琇之家世業醫自其曾祖大方伯文卿啓之及珺凡四世術益精景泰初冢宰趙公撫江淮邁奇疾醫弗能療珺以一藥愈之因薦于朝太醫院難以表裏攻守方皆中式授本州醫學典科正德時有吳鉞字惟善亦高郵人官太醫院嘗賜金緋迴文詩歷任通政使司

通政使 高郵州志

吳承嘉江都諸生幼孤事母孝善書自篆隸八分行楷擘窠正草無不精妙一時隴墓碑版金石之文多出其

手 江都縣志

沈露字苓田興化人業醫世宗朝供職太醫院世宗感疾兼旬不飲食醫不能治召露診視一藥而愈擢院判

命校正醫典 興化縣志

韓士文泰州人以醫濟人能詩著有休休樓集 泰州舊志 殷桀字度卿儀真人萬曆十一年歲大疫比閭闔門不



起榘部勒甲乙諸尸晝夜巡療所活數千百人皆不受  
餽遺吉水羅從先子假歸一舟徧疫莫治榘盡痊之羅

感其再造贊以為神儀徵縣志 舊志載殷榘孕婦

新榘曰棺中人未死昇何之昇者曰此婦欲免身而不  
得者榘曰可立活以鍼刺心側忽下一子婦亦徐活榘

日兒手握母心故痛至死子又不下故淋血色鮮鍼之  
則兒手痛必脫後視兒掌心果有鍼痕案此事本宋史

龐安常傳而傳會失實龐傳云桐城有民家婦孕將產  
七日而子不下安時往視之令其家人以湯溫其腰腹

自為上下拊摩孕者覺腸胃微痛呻吟間生一男子安  
常曰兒已出胞而一手誤執母腸不復能脫吾隔腹捫

兒所在鍼其虎口既痛即縮手所以遠生無他術也取  
而鍼痕在虎口確有精理若已絕斂于棺中未見其形

未捫其腹何遽言未死且兒在母腹手斷無握母心之  
理手握心而鍼之何以得痕在掌心朱克生作仲蘭傳

亦載此事云入郭門見昇尸棺而出血緩緩下此車命

啓棺以鍼刺婦心婦忽厲聲產子蘭曰此初產孕婦穩  
婆不察使其竭力產子離胎不下反以手擊婦心婦血  
眩死以鍼刺子手欲其知痛赴生也視其子手果  
有血孔皆于情事不協特芟去之而附辨于此

陶成字懋學寶應人成化七年舉人以畫名家嘗自京

師出居庸關踰上谷入雲中歷訪古戰場吳寬以為奇

士李夢陽書北觀二字贈之程敏政為之序少時從師

見其妻即繪之次見其女又繪之皆逼真師怒遂去寫

花鳥人物最工芙蓉尤入神品然與物多忤性不可測

識有富人欲求之而不敢言乃於其遊歷之所遍栽芙

蓉秋日花盛開過之喜甚主人已預具絹素張于庭立

成二十幅索酒痛飲而去宏治十一年同其妻叔父朱



應登赴會試距試期僅三日忽語朱曰聞張家灣某氏  
丁香盛開子其從我遊乎朱不可成買小車徑造其家  
痛飲花下五日遂誤試期朱中式成繪丁香圖以贈嘗  
以挾伎事坐除名晚遇一伎甚美而不肯與接成自織  
錦裙持見之精類鬼工伎乃大喜既遂挾伎以遁坐謫  
戍邊成自號雲湖仙人其邑人鄭本刁銳摹成畫皆有  
名于時本字如淵銳字雲江其後江都汪浩字德宏儀  
真譚翀字子羽蔣松字三松皆以畫名

見香祖筆記暨  
揮塵新談寶應

縣志雍正  
志

李瞻儀真人以眼科名嘗有一卞性人日腫久藥罔愈  
瞻日子目易愈也但恐此客火流毒于股旬日必暴發  
其人遂日以股爲憂一藥而愈股亦無恙又一氣虛人  
目暗如行霧中受苓朮卽眩瞻日子以沸水浴兩足亦  
無藥而瘳或問其故瞻曰性暴人最不耐疾心愈躁而  
目愈病今移其意以憂下卽易療氣虛人榮衛不和湧  
泉穴位足底熱之則可上達于泥丸必血和而藥始效  
有李節鉞妾病目瞻曰二目膿出方愈李慮損貌瞻曰  
以虎睛調藥則膿從鼻下無傷也治之如所言王某兩  
瞳反背瞻令端坐置書于几用金鉞從腦頰刺之初撥  
日見黑影矣再撥日見行道矣三撥則筆畫朗然曰君



其神授耶將千金謝贍卻不受有茶僮火爆眯目贍為縛僮于柱手探取其睛寸許洗之炭屑出而目愈更著有育神夜光丸方蓮子金鍼鼠尾金鍼今其書甚傳儀真

縣志

李猶龍字震卿儀真諸生通天文三式之術決未來事如響遂棄諸生遊京師時奢酋竊發郎撫楊述中聞其名延為上客為贊畫事平題補督府標營遊擊咨部推用會劉興治倡亂東方東撫沈珣聘之入海撫安事上名在第一推補蘇松等處遊擊將軍都指揮僉事顧卒以依人為恥即歸里流寇猖披猶龍占之曰茲徒碌碌

無為天命已有歸已不及見矣不肯竟言前一月自言死奮筆作律詩二十首閱月卒年七十五無嗣著有敦

復堂集同上

張岩興化人善鼓琴邑之以琴名家者莫能及也遊京師嚴世蕃欲致之不可得後居郡城興化舊志

潘應詔字六治興化人隆慶初仕贛州府推官已而罷歸應詔通遁甲術一日有怨家圖之適庭槐落一葉應詔布算即知因遁去博學工文著有六治集興化縣志

柳敬亭者名逢春本姓曹泰州曹家莊人年十五獲狎無賴李三才開府泰州緝地方惡人有司以逢春應乃



走挾稗官一冊妄以意抵掌於盱眙市久之過江指縹  
爲姓遊吳越金陵所至與豪長者相結自稱其技得之  
雲間儒者莫後先教以養氣定詞審音辨物以爲揣摩  
使聞者歡哈嗚噓進而毛髮盡悚舌撝然不能下又進  
而目之所視手之所倚足之所跂言未發而哀樂具乎  
其前聽者儻然若有見恤然若有亡也會寧南饒左良  
玉與皖將軍杜宏域不協宏域念非生莫解乃遣之良  
玉良玉知其辨欲觀其能帳下用長刀遮容引就席皆  
震懼失次逢春索酒誑諧啁笑旁若無人左大驚恨相  
見晚居數日左沉吟不樂熟視生曰揣我何念曰侍母  
以亡卒入皖而杜將軍不法治之乎左曰然曰非君侯  
命杜將軍不敢專請一騎馳入杜軍斬數人乃定時幕  
府多儒生爲文檄不中窾會柳故不知書口畫便宜輒  
合左痛起卒伍不知母姓柳曰不聞天子賜姓事乎左  
大喜立具奏左有愛將陳秀犯罪必死柳請觀奇物玩  
好左出所畫已豫一關隴破賊圖又指其一曰良玉天  
下健兒功成後將入山圖內有負瓢笠者秀也柳佯不  
省左語之且告以罪柳曰若負恩當死顧君侯以親信  
卽入山且令自從殺之此圖爲不全左頷之左與阮大  
鍼隙柳往說至南都朝貴皆傾動柳自安舊節起居故



人無所改聞板磯築城頓足曰此示西備疑必起矣果如其慮初左授以鎮銜又令署武昌縣俱不受左沒朝士欲官之非其意也所獲千金散盡貧困意氣自如日向在盱眙市上夜寒藉束藁卧屏屢踵決行雨雪中今雖落魄尚足為生有吾技在何憂貧乎乃復往來吳中嘗為人說寧南時事其技益進

吳偉業撰傳

劉生廣陵人善掛筆卜其法用重桌于屋層間交竿繳筆而蔽以帷有少婦出咒久之壘人所卜紙三五十番橫桌間既而搖筆少婦以紅竿挑帷令仰觀俟筆定卻竿升梯捧紙下墨瀋淋漓數十番頃刻皆滿其所書詩句不限長短而所卜人姓氏則句中有之時戶部吳南朗紹台分守于瀛長合卜一紙其詩曰天風颼颼海濤急一夕且至滄瀛洲長沙南畔不可到此際朗吟無暗投瀛長南朗則兩人字也然其義不可解次年

大兵下浙東南朗求跳身長沙依何騰蛟不得蹈海投鄭賊瀛長歸里忽以海艘闖入內地金沙南岸率投名多

誤而瀛長以杜門免

毛西河詩話

案舊志載滑壽攷壽所著書自稱許昌明史亦謂終於越蓋壽之生卒皆不在揚州第流寓於儀徵耳華陀治廣陵太守陳登疾軍吏梅平還廣陵未至二百



里遇陀陀在廣陵明矣陀既不得闌入壽亦同此例

國朝

羅光榮字星煥其先歙人父聞宇始遷揚州光榮生有異徵形聲不類常見兩目炯炯於幽隱中見鬼物已而瞽有李山人者異人也授以養生家言陰陽術數別人物聲音骨脈之法為人試莫不奇中康熙三十八年

仁廟召至京師使遍閱王公大人皆聞聲音步履知其官爵崇卑各進一言悉如其人之職守以為勸勉尋乞還山三十八年復

召入都賜額通幽索隱四十四年

賜號尋真光榮奏請於揚州城北建斗姥宮祈祝

萬壽四十六年

南巡臨幸其地書大智光三字額之雍正三年光榮遭誣被逮禍且不測

憲廟聞之曰朕識其人非犯法者旋省釋給銀二千兩以養其老初光榮在京師時有山東羅姓者亦瞽目以術數遊公卿間光榮既歸避人移居堯肚巷一日忽置酒張樂遍召紳士及府縣佐貳官賓客滿坐酣宴終日已而逮主謂其在京不法光榮訴以春即辭歸且在京犯罪日即置酒宴客日紳士所共見於是眾為之白犯罪者乃



山東羅姓非光榮也釋歸益自晦杜門不出人間以神  
 仙事輒曰人道有缺烏神仙之能為年九十三一日晨  
 起命子敷五治具徧召族戚交好為竟日之歡臨別乃  
 作永訣語客退令敷五取時憲書審干支時日起指立  
 秋後一日曰此日大佳目若有所見家人異之至期盥  
 漱正衣冠凝神高臥及夜而瞑時乾隆元年敷五江都  
 貢生孫興禧入儀徵籍中乾隆十八年舉人終平陽府  
 通判尤徵君遺集

鄭重光字在莘儀徵人始居瓜洲繼遷府城天性孝友  
 嘗割股肉以療親疾親既沒發憤肆力于醫尤精于傷  
 寒謂學仲景之書者莫善于方有執然條辨僅詳太陽  
 三篇而三陰用力遂餒于是參喻昌柯琴程郊倩張璐  
 玉四家之說斷以己意撰傷寒條辨續注十二卷謂溫  
 責少陰疫責三焦迥不相合而疫邪因人質為寒熱質  
 厚者感其氣則熱宜大承氣湯瀉土以救水質薄者邪  
 入消其陽而益虛寒急宜四逆真武以回陽氣少遲則  
 脫而吳又可既不分溫疫又以陰症世間罕有不知疫  
 證最多陰證惟虛寒之疫誤治乃死于是撰溫疫論補  
 注二卷謂傷寒之辨懸絕于表裏寒熱不詳形證譁于  
 議藥天枉遂多本李士材括要之意撰傷寒證辨三卷



謂人身陽不盡不死陰不盛不病故道家謂陰盡而後  
仙聖人賤陰而貴陽陽因汗越則益躁再服苦寒陽氣  
愈消則致耳聾昏睡似少陽冷極于內逼陽于外則發  
爲陰癰似熱下冷陽厥于上則渴而欲飲腎水凌心則  
舌黑太陰塞津液不上輪則舌黑而燥似火少陰寒水  
上逼心火則發聲爲笑似痰寒不外解傳入厥陰則下  
利膿血似痢寒中肝則嘔氣上逆而吐血形寒飲冷傷  
肺則欬似虛勞寒中太陰宜溫胃誤消尅則傷陽而傳  
少陰腐氣本于腎腎邪逼真氣上出于口則口臭似胃  
熱寒氣上參陽部則胸背脹婦人往往有之似肝氣凡  
此陰證似陽皆宜憑之以脈脈沈緊或散大宜從陰治  
投以陰藥則危錄其生平治驗爲素圃醫案四卷自以  
三陽證顯明易見故多載亢害之氣似是而非者大半  
皆取效于桂附然所載汪嵩如病夜不寐者月餘秋深  
尚畏熱裸而扇重光診之虛大而數按之豁然曰此得  
之盛怒而恐魂不歸肝氣不歸腎因衛氣常留于陽則  
陽躄盛不得入于陰則陰虛故目不瞑真陽外越脈不  
斂故天令雖寒而猶熱似陰盛格陽然非真武四逆證  
也陰者陽之守陽者陰之衛陰不守陽孤陽飛越寒之  
不寒是無水也用從陰引陽之法以八味地黃湯治之



果愈吳敦吉病始獨坐不見人醫以痰治漸晝卧昏時起盥洗夜分飯飲談笑如常天曙則卧重光診之以為思慮傷脾須情志以勝之當如華陀之治魏守激其大怒時以為戲言未幾有人隔屏憤爭觸其怒披衣而起大聲辨論即霍然員虞跋病顛語言失常重光診之脈不長滑非痰非狂察其言能記憶自知其妄曰腎病也得之失志經云腎氣不以時上故言變而志亂須獨宿可勿藥投以六味地黃湯加當歸麥冬五味遠志人參半月愈蔡毓微得異疾周身頭面紅腫癢不可耐重光診之脈浮數無倫經有刺風一證不如是甚脈亦殊不合也憶市肆鮑魚甚多詢其會食此否曰然本草鮑魚

令人發癩蔡食時覺舌麻為中魚毒無疑以甘蔗汁蘆

根汁橄欖湯雜進時許即止其精奧巧慧又如此康熙

四十八年舉鄉飲年七十九而歿子四人

家傳案重光之醫克紹吳普許叔微之脈其學不在滑壽下江都縣志以入篤行傳儀徵續志雖入方伎而但以泛辭譽之太史公為扁鵲司馬季主作傳必詳述其伎蓋人以伎傳不詳其伎不如不錄其人也袁班以下惜傳者失實不得不從略重光之伎實有可傳特備錄之

袁班字體菴高郵人自二十歲閉戶十年岐黃家書無

所不讀名噪江北州人王曰藩寒疾死已小殮班過視

之以一劑灌入口中遂活孫詮部妻王氏得疾徧身俱



紫人事已絕時孫欲攜弟就試期迫不能待延班視之

曰但去無妨此證五日後必活已而果然著有醫學心

傳若干卷藏于家高郵州志案江西喻昌生平不許

體菴經驗方皆用陰陽兩平之藥令人有子蓋得陰平

陽秘之旨然則班之醫固有可傳者矣州志所載二案

不足見其長而謂其治王曰藩云左手動則生右手動

則死治孫詮部妻王氏云三年後必成虛證乃不可治

而未能發明其理恐屬傳會龐安常謂華陀之術為史

之妄此之謂也至稱其案脈極捷醫之切脈以審慎為

工捷于案脈乃市醫苟且之為袁班斷不如是特刪節而辨正之如此

團恭字鴻春江都人精於脈治病多奇中偶自診謂家

人曰一經已絕法三日死他醫診之曰未疾何至是恭

曰此理難言之三日果卒又興化劉廷載字渭漁精小

兒醫陸德陽字廣明嘗以三十年之力注傷寒金匱兩

書著衛生淺說三十六篇發明三因致病之旨於養老

種子保幼擇醫習醫闢邪祛惑尤中窾要見江都縣志

葛天民字聖逸江都人聚書萬卷思造于微每著一書

百易其稿撰醫易二十卷內經類疏難經類疏金匱要

略類疏共四十卷傷寒論集注十卷鍼灸圖四卷本草

提要四卷其治疾勇于救人而廉于貨取當途賢而薦

之辭不受年八十二無疾卒子自申邑學生能精討父

業續其志江都縣志

尤琮本姓何字伯玉江都人幼學騎射手搏擊刺遇異



人得楊氏梨花鎗法遊四方交諸豪傑未有出其右者劇盜施羊率數十人據琮莊舍羊世以鎗名見琮眇少年皆匿笑琮怒叱羣盜執鎗刺從容躍起橫擊之眾鎗皆自擲數十步外羊仆叩頭乞命去一鄉乃安嘗販茶霍山橐千金日暮驟夫請宿其家其兄弟四五輩軀幹偉然宅中陳軍器琮知爲盜指鎗曰肯一試否一人遽起試琮奪其鎗又一人起又奪之于是五人交進皆應手失鎗辟易乃下拜曰客神人也郡中諸豪較藝于文丞相祠有河南僧長身大力所用鎗長倍尋眾斂手避琮三奪之僧傾跌

吾行天下曾莫我敵君

技殆天授非人力可及也所著鎗譜凡三十六合合各九變至三百二十有四多以少擊眾之法或薦于有司避去不肯應性樸質與人無猜忌事所後父母能盡禮友愛兄弟無間言與論藝事輒衣冠整肅以兩箸手上往還自言此事由心悟不恃師傳然人非忠孝不輕與也

尤徵君遺集

姚允孝甘泉武學生善拳法得黃佑真傳身材瘦弱循循然書生耳應太守孔毓璞聘居府署中太守故好武招集四方拳勇之有名者俱莫能與允孝敬一人不服請與角技允孝衣冠持扇不動聲色其人奮力突至前



重刊易州府志 卷之二十四  
人見允孝從容斂扇入袖中而其人即躍出丈餘云是不可近後有自山西來訪者見允孝老且病易之允孝以一手點其額曰速以布裹爾首其人抱頭去疾篤時以技授同邑人劉功藩功藩嘗遊于吳有忌者集百餘人持鎗刃圍之功藩以拳敵人盡辟易黃佑拳法止五傳至功藩而絕餘皆別派也

姚澗廣舊事錄

禹之鼎字上吉江都人工畫人物幼師藍瑛後出入宋元諸家遂成一家有王會圖一卷傳世其寫真多白描不襲李公麟之舊而用吳生蘭葉法兩額微用脂赭暈之娟媚古雅會為澤州相國寫水亭玩鵝圖樹石亭榭

雙鵝細草色色雋

時莫能兩康熙中授鴻臚寺序班

嘗愛洞庭山色欲居之出都朱彝尊贈之以詩

張庚畫徵錄

顧符真字瑟如興化人能詩善書畫少從父士奇宦遊父卒家貧賣畫以食山水人物學小李將軍工細入豪

髮同上

李鱣字宗揚興化人康熙五十年舉人畫花鳥學林良縱橫馳騁不拘繩墨而多得天趣嘗作五松圖題云予以直者比之大臣禿者比之名將一側一卧似蛟似龍蒲團之松或仙或佛

同上

文命時名二訓以字行江都學生工墨蘭以瘦筆乾墨



運以中鋒秀勁拔俗花蕊疎朗別具神韻展時令人有  
世外之思同時以畫名者施原好蓄驢因以畫驢名亦  
居北湖儀徵樊瑩以畫鸚鵡名袁江字文濤以樓閣名  
虞沅字晚之以花草翎毛名汪士慎字近人以墨梅名  
晚年日瞽其畫益神朱珏字二玉以人物山水名吳秋  
聲同以墨竹名得梅道人法蕭晨字靈曦工于畫人物  
粗服亂頭皆有丰韻王雲字漢藻畫花鳥仙山樓閣康  
熙間待詔畫苑湯禾字秋穎繪香阜寺菩提樹圖進呈  
御覽皆江都人甘泉高翔字鳳岡畫山水兼工繆篆流寓揚州  
者有休寧查士標江寧顧道人歙縣程鳴嘉興鮑楷錢

塘陳撰

見書畫志  
泉縣志雍正志

方士庶字洵遠江都人工五七言古今體詩尤長于畫  
出入宋元名家嘗師虞山黃尊古尊古謂其氣韻秀逸  
用筆已到古人不用心處晚年造詣尤超妙入神品不  
治生產有所獲緣手散去值屢空而怡悅自如每風日  
清佳歌筵吟席則掀鬚談笑風神蕭散若神仙中人士  
庶聲價既高市多贗作見而哂曰此不足亂吾真廉之  
將授以畫法錄生平所見古人書畫為寓目有緣集又  
有環山詩鈔四卷天湄菴筆記二卷年六十卒  
撰傳  
李炳字振聲儀徵人幼習醫苦不能得其奧因習易十



年頓悟陽長陰消遂通靈素之旨尤深于仲景書嘗往來楚粵江淮間晚年多寓邵伯鎮瓜洲北湖每以白朮治疾應手得效一婦人數日不更衣脹甚醫用通藥益劇炳令專服白朮至五日而脹已一人大渴服諸涼藥不已炳使服白朮明日愈或問之曰皆仲景法也金匱瘕濕暍篇云若大便堅小便自利去桂加白朮可知朮能利大便蓋朮性燥邪水而實能生正液大便因津潤而堅非朮不治也傷寒論理中圖下云渴欲飲水者加水可知朮能止渴也又趙姓背惡寒醫以少陰治之服桂附不愈炳以白朮合茯苓桂枝頓已余姓者年六十痰嗽發寒熱腰背痛診之兩寸不滿關微弦令服白朮茯苓而愈炳曰皆金匱所已言心下有留飲其人背寒冷如掌大此趙某病也膈上病痰滿喘欬吐發則寒熱背痛腰疼目泣自出其人振振身矐劇必有伏飲此余某病也二者皆飲由陽氣不運行不治以朮而何治也人始以李白朮呼之及見其效稱爲李仙又符姓者病左脇痛久而及于右脇三月罔效炳診曰眞肝藏虛得之經營太過也重用甘草佐以棗麥山萸皆炒極焦二日其痛若失炳曰金匱肝虛當先實脾補肝用酸助以焦苦蓋用甘草補脾以生火焦苦入心亦補火火盛則



金斂金斂則木實矣時師補水生木不知水盛則尅火  
 火弱則金強金強木弱是為虛虛非仲景法也因悟肝  
 之本在右而行于左有陰陽互根之義焉故病肝者由  
 左而及右左痛病在標可洩右痛病在本必甘以緩之  
 更伐之抑之則生氣盡矣又治一寒證已服理中湯加  
 附子益煩炳仍以理中加附子治之一服即愈問以故  
 炳曰理中參朮甘草乾薑皆三兩所以固中氣故名惟  
 腹滿始加附子然僅一枚而已前此附子倍于乾薑甘  
 草故躁動而不能靜守今少用附子而倍加薑草中宮  
 治而附子亦得所節制故愈其深得仲景之奧類如此

著金匱要畧注二十二卷治疫瑣言一卷西垣診籍二

卷西垣診籍李翁醫記云黃某病傷寒有葉生者治

耳更溫則脾爛矣服大黃生服附子死服大承氣兩日  
 珠戴入於腦翁曰熱遁於足太陽加滑石甘草下之愈江心培  
 能直翁曰熱遁於足太陽加滑石甘草下之愈江心培  
 病傷寒煩甚服清涼之品未已醫議下翁診曰病之愈  
 陽服附子生服大黃死服附子狂走目眦溢血他醫悉  
 謗翁翁曰寒競也力任其治倍附子加人參服之愈周  
 生者病頭痛翁診之曰是有鬼氣乘之或疑其言之奇  
 未幾目果見鬼物翁曰鬼附於肝不能自去驅鬼必以  
 風用羌活獨活川芎細辛防風荆芥升麻甘松一切升  
 陽發散之品為未服之而愈觀察和騰額兩足瘡弱不  
 能行翁始診之曰足未病之先陽必痿陽未痿時肌肉  
 即羸瘠皆對曰然翁曰病宜治脾以及肝少用白朮茯  
 苓甘草加白茯苓一兩五錢和奇之以問王獻廷獻廷  
 京口名醫也曰李之學足為吾輩師其用意豈吾之所  
 能知也宜從之必有效  
 服數十劑不易方果愈



楊和江都人業醫四世和尤精于小兒醫汪應庚孫生  
未及周歲病吐瀉面青白手足微動醫以肝風治之益  
劇和視其色薄而敗唇淡而枯口燥而不能多飲曰此  
虛寒也搐者胃中虛風動也流涎痰壅者陽不攝也投  
以參附且力任之得愈謝蘊山生子甫三月氣噲吐乳  
日搐數十度面青色無淚下泄青沫聞聲掣跳醫以驚  
風治之不効和診之曰非驚也先天肝肺不足魂魄不  
定而心火上炎也治以犀角地黃加琥珀珍珠而愈程  
某仲夏病早晨熱渴暮退食如平時神漸甦頓治不效  
和令以滑石八兩煎水盡飲之果愈和曰此病非表非  
裏熱傷氣也表則氣愈傷養陰則熱在氣分不能入本  
草滑石味淡色白入肺肺金得清氣不傷而熱自己矣  
佐以他藥則力不專用輕劑則力難達金匱云百合病  
變發熱者以滑石主之正此之謂也方姓子痘後身弱  
吐乳寒熱不寧和用白芍茯苓烏梅水甘蔗汁溫服入  
口吐卽止他醫用藥卽吐者肝木尅土補土而不治肝  
吐何能止故先以酸平木所謂以酸收之以甘緩之也  
某氏子七八歲病午後發熱至夜則退以漸而甚以外  
感食積及痰瘧治之皆不效和視之曰外感則常熱熱  
止于午後非外感瘧必先寒傷食則舌胎厚皆非也此



陽氣不運之證人身之氣晝行陽二十五度夜行陰二十五度氣行至陰而氣之力少減則滯于血而熱作矣宜以流氣之品治之以香附檀香廣皮鬱金木香令于午前服之二服而熱減四服而愈張氏子病夜熱口渴已而發疹醫斷其乳食下之則泄瀉氣促和視之曰氣血兩虛之證宜理陰煎服之神小蘇瀉不止和曰氣不固也加人參附子更服四神丸而愈或認疹毒傷肺熱遺大腸則誤矣所著幼科秘旨二卷訂正秦昌遇幼科折衷四卷燮堂醫案一卷于上衡持衡皆諸生上衡能世其業

燮堂醫案

汪一元字兆初江都學生星厓卜筮聲樂皆究其微步日月食五星雷逆皆與臺官密合逆推歲實節氣訖于乾隆十四年四月而一元實以是月卒蓋以數知之也卒年四十二葬大儀鄉葉家橋子中另有傳家傳陳達夫家本泰興世族居于揚州爲甘泉人早年遊幕善導引工技擊以拳勇鎗法聞晚年隱于卜易兼通李虛中之術以五行生尅之理鉤抉人之性情閱歷無不奇中古貌蒼髯聲如洪鐘遠近就卜者戶外踵滿有餘錢卽以子乞人年八十餘無疾而逝新

楊天池江都人業醫治小兒痘如神劉秀山與楊齊名



子昆山能世其業

學案

管希寧字幼明甘泉西山人自稱金牛山人性情高潔託業于醫工畫凡山水人物無不精妙年七十卒有因鳴集同時以畫名者羅聘字兩峯精于畫仙佛鬼物作鬼趣圖一時名士題跋殆徧

同上以藝術

漢

朱璜廣陵人少病毒痕遇睢山道士阮邱邱曰卿除腹內三尸有真人之業可度教也璜曰病愈當為君作客三十年不敢自還遂與藥七令日服九九百日病下如肝脾者數斗越數旬肥健心意開朗又授以黃庭經使

日誦三過乃同邱入浮陽山後八十年復見故處白髮

盡黑至武帝末猶存

劉向列仙傳

杜姜廣陵東陵亭女子左道通神縣以為妖收之閉獄桎梏卒變形莫知所極以狀上因以其處為廟祠號曰

東陵聖母

後漢書郡國志萬麻志云東陵聖母廟每著靈驗常有一青鳥集祀所人有遺失則飛

墜盜物之處以是廣陵道不拾遺

晉

佛馱跋陀羅西域梵僧也華言覺賢來揚州止天寧寺覺賢能通華言席地趺坐翻譯華嚴經時有兩青蛇從井中出變形青衣童子供事遂立為伽藍永初二年宋



主聞其賢欲迎致之遂遁去

嘉靖志

史宗者著麻衣加袖其上號袖衣道喜怒不常體瘡日

往廣陵白土埭謳歌自適夜不知歸宿處江都令檀祇

召至與語詞多無畔岸索紙賦詩曰有欲苦不足無欲

卽無憂求其清虛者帶索披麻裘浮游一世間汎若不

繫舟要當畢塵累棲息老山邱檀祇異之陶淵明記曰

白土埭逢三異比邱此其一也

冷齋夜話引高僧傳舊志列史宗于宋案檀

祇卒於義熙十四年則宜屬於晉

茶姥居廣陵不知姓氏嘗如七十歲人輕健有力耳聰

目明髮鬢黑晉南渡後者舊相傳見之百餘年顏狀不

改每持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爭買自旦至暮器中茶

常盈州吏以冒法繫之獄姥乃持茗器自牖中飛去

雲笈

七籤

樂子長海陵人白日飛昇今樂真橋乃其遺蹟當時號

爲樂真人云梁昭明太子至海陵以樂子長故宅爲觀

雍正志

王治海陵人隱居天目山修靈寶法煉丹存神歷宋齊

梁百餘年白日飛昇有羣仙導引步虛清樂之音四遠

皆聞山有二井封鐫甚密藏靈寶符杖履水襪隱形帽

於左丹井梁昭明太子聞治昇舉同邵陵王綸詣山致



禮焉嘉靖志

王鹿女海陵人王治居天目山時有五色鹿產一女於山左草間治聞啼聲往視之見鹿乳焉治養於庵至七歲為築鹿女臺居之治飛昇後女欲南渡邑人餞之橫浦云後百年復來履江水而去唐景雲二年十一月山忽鳴聲聞遠近適敕遣天台山女道士王妙行行天下名山大川洞天福地投金龍玉璧王妙行即鹿女計其時正百年矣名勝志

宋

雲旆廣陵人幼從遠公出家勤修淨業兼善講說注維摩經行世嘗著窮通論以明宿修述蓮社錄以記往生又能別識鳥獸毛色俊鈍之性洞曉草木枝幹甘苦之味妙盡其理元嘉十一年集眾謂曰自建寺以來至此五十年吾之西行最在其後即跏趺念佛百聲閉息遂絕蓮社高僧傳

竺慧慶廣陵人止廬山寺學通經律清潔有戒行誦法華十地思益維摩每夜吟諷元嘉十二年荆揚大水慧慶將入廬山至小雷暴風忽起船未得泊浪涌將覆慶正心端念誦觀音經洲際之人望見其船迎颺截流如有數十人牽挽之者逕到上岸一舫全濟元嘉末卒年



六十二

見法苑珠林二十六暨八十一

慧益廣陵人少出家隨師止壽春宋孝建中出都憩竹林寺精勤苦行誓欲燒身大明四年卻粒惟餌麻麥六年又絕麥等但食酥油有頃又斷酥油惟服香丸雖四大綿微而神情警正孝武深加敬異遣太宰江夏王義恭詣寺諫益益誓志無改七年四月八日於鍾山之南置護辦油乘牛車而以人牽自寺之山以帝王是兆民所恐又三寶所寄乃自力入臺至雲龍門不能步下令人啓聞慧益道人今就捨身詣門奉辭深以佛法仰屬帝聞改容卽躬出雲龍門益旣見帝重以佛法憑屬於是辭去帝亦續至詣妃后道俗士庶填滿山谷投衣棄寶不可勝計益乃入鑊據一小牀以吉貝自纏上加一長帽以油灌之將就著火帝令太宰至鑊所請喻曰道行多方何必殞命益荅曰微軀賤命何足上畱天心聖慈同己者願度世人出家降敕卽許益乃自手執燭以燃帽帽熾棄燭合掌誦藥王品火至眉誦聲猶分明及眼乃昧貴賤哀嗟莫不彈指稱佛惆悵投淚火至明日乃盡帝爲設齋度人謂其地爲藥王寺

同上

### 南齊

亘公寓居高郵結庵土山上煉丹種藥歲久仙去因名



重修揚州府志 卷之五十四 人物釋老 三

其山曰神居山至今產何首烏及諸藥地輿廣記

邨道光高郵人與其女居城西南迎仙橋井旁煉丹丹成與女皆仙去後人名其井曰玉女井橋曰通仙橋蔣之奇詩邨家女子已仙去尚有故井存通衢萬縣志

陳

惠布攝山栖霞寺沙門俗姓郝廣陵人少懷遠操性度虛梗志行罕儔或見諸人樂生西方者告云方士乃淨非吾願也如今所祈化度眾生如何在蓮華中十劫受樂未若三塗處苦救濟也年至七十與眾別云布命更至三二五年在但老困不能行道住世何益常願生邊地無三寶處為作佛事去也於是絕穀不食命將斷敕令醫診之納臂不許沈皇后欲傳香信亦不許臨遺訣曰

長生不喜夕死無憂以生無所生滅無所滅故也以禎明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卒法苑珠林

隋

法喜南海郡人形容短陋嶺表相傳已三百餘歲言人禍福多奇中大業二年煬帝幸江都迎至楊子宮時宮內造一堂新成法喜升堂忽驚走下階云壓殺我其夜大雨堂傾壓傷數十人又於宮內環走索羊頭帝聞而惡之命鑱一室衛士奏法喜在市內遊行帝遣長史王



宏驗之室內惟袈裟覆一叢白骨始信非常人救勿驚  
日暮還室或語或笑乃脫鎖出之一日忽示疾令人鋪  
火炙身半皆焦爛葬香山寺

大業雜記

法響海陵李氏子年十六出家多神奇縣有虎害響設  
齋召虎虎悉至彌伏不動響杖其脛與背自是絕蹟唐  
初於濟川鎮南小孤山建寺以居涅槃後弟子造浮圖  
葬之名伏虎禪師祠禱雨輒應後山墊於江徙祠北岸  
至今歲旱縣人迎以禱雨

康熙志

慧璉姓吳氏江都人七歲依榮法師出家隋仁壽中從  
榮被召住禪定寺大業末郊壘多虞寺祇推璉善能禦  
敵乃總集諸處人畜在昆池一莊多設戰樓用心防禦  
時師竹羣賊鼓行郊野無抗拒者兵臨莊次璉登樓望  
見張旗十里乃收束弓刀反縛奴僕大設殺饌廣開倉  
廩身先入陣勞問軍主引至莊中命令就坐盛設相與  
開顏飽噉而去惟取牛十頭擬勞軍牽至中途璉復從  
乞還之義寧初莊堡破潰禪定獨如舊無損又大業十  
四年江都之亂道俗流亡長樂寺僧住力誓以身命守  
護殿閣輔公祐作亂撤寺觀送江南住力願燒身畱寺  
遂沐浴跣趺西向以火自焚於佛前像南遷而殿閣得  
免煨燼住力姓褚氏陽翟人煬帝鎮廣陵以爲寺主煬



帝在廣陵又迎天台隱士徐則釋智顛至郡則至卽卒顛未幾辭去時興皇寺僧智錯從顛修習禪法講涅槃法華及十誦律見重於時尤長於文史錯姓夏侯氏豫章人

見續高僧傳暨法苑珠林隋書隱逸志煬帝文集

唐

王遠知系本瑯邪後爲揚州人少警敏多通書傳事陶宏景傳其術爲道士陳後主召入重陽殿辨論超詣甚見咨挹隋煬帝爲晉王鎮揚州使人介以邀見少選髮白俄爲鬢懼遣之後幸涿郡召遠知見臨朔宮帝執弟子禮咨質仙事詔京師作玉清元壇處之及幸揚州遠知謂不宜遠京國不省唐高祖尚微遠知密語天命武德中平王世充秦王與房元齡微服過之遠知未識迎語曰中有聖人非王乎乃諭以實遠知曰方爲太平天子願自愛太宗立欲官之苦辭貞觀九年詔潤州卽茅山爲觀俾居之遠知多怪言詫其弟子潘師正曰吾少也有累不得上天今署少室伯吾將行卽沐浴加冠衣若寢者遂卒或言壽蓋百四十六歲遺命子紹業曰爾年六十五見天子七十見女君調露中紹業表其言高宗召見嗟賞追贈遠知大中大夫諡升貞先生武后時召見皆如其年又贈金紫光祿大夫天壽中改諡升元



唐書方技傳 天台山方外志云潘師正是其入室弟子  
司馬子微則潘師正弟子 錦繡萬花谷引雲笈經  
及異人傳云王遠知善易知人生死作易總十五卷一  
日雷雨雲霧中一老人叱曰所泄者書何在上帝命吾  
攝六丁追取遠知據地傍有六人青衣已奉書立矣老  
人責曰上方禁文自有飛仙保衛金科秘藏元都汝何  
者輒藏細帙遠知曰青邱老人傳授也後司命授遠知  
為少室仙伯龍城錄亦載此事言老人頤頤項曰上帝  
敕下汝仙品以及於授度期展二十四年二紀數也遠  
知拜命次旋風颺起帷裂幙志願自失 龍城錄云  
光宅中召至京玉清觀安泊問或逃去如此者數次天  
后封金紫光祿大夫但笑而不謝一日告殂遺言屍赴  
東流湍水中天后不允收葬開明原上 案遠知生梁  
時歷陳隋至唐初百二十六歲而卒則不得及武后時  
龍城錄偽為柳宗元所作蓋不足據

馮俊廣陵人貞元初以儲資生多力而愚遇一道士於  
 市賣藥囊重百斤募能負者俊請行至六合從登舟

俊伏船中道士引帆如在空中食頃召出已出廬山星  
 子灣矣令俊負藥行五六里至山下有一大石道士扣  
 之分為二引俊入穴其中洞明有大石堂救俊捨藥命  
 左右日擔人飢與之食以胡麻飯一碗漿與之送出授  
 錢千文令繫腰下授以丹藥百餘粒日日食一粒可百  
 日不食一石卧如虎令俊騎上閉目道士鞭石覺在空  
 中飛炊許躡地開目已在廣陵郭門矣視腰下皆金錢  
 也俊遂為富民登上壽不知所終 康熙志  
 李珏江陽人以販糴為業每斗求利兩文以資父母有  
 糴者授升斗俾自量丞相李珏節制淮南夢入洞府見



石壁金書姓名有李珪字方喜忽二仙童云此乃江陽部民李珪耳卒年百餘歲

嘉靖志

大師佛唐貞元中客廣陵居孝感寺質甚陋衣總繭裘盛暑不易蝨蟣聚其上又性狂悖日與少年鬪毆人稱其神力一老僧訶止之師罵曰蠅蚋徒嗜腥羶安能知龍鶴之心哉老僧不能難一日自外歸來入室閉戶有於門隙視者見師坐於席有光自眉端發晃然照一室觀者奇之具告羣僧相率而拜及啓戶則已逝矣號為

大師佛

萬曆志

神建遊方至儀真靈巖山建二道場貞元八年示寂宋元符崇寧兩賜師號稱為惠虛大聖歲有水旱禱之輒

應

雍正志

舉直唐懿宗子也遊方抵揚州詔以太平倉基地為鎮國禪院居之後葬於院隅立浮圖五級宋元豐末發隧得函骨鈎聯不解舍利發光人以為異

嘉靖志

從審江都禪智寺僧日誦經數萬餘言咸通中受戒於燕臺奉福寺名山勝地無不遊覽晚歸淮甸推為僧首

既示寂茶毘獲舍利三十粒

萬曆志

康紫霞東陵聖母廟女道士也少時夢中以天符攝將軍巡南岳須臾岳中峯嶺無不歷覽恍惚而覺自是生



鬚數十莖里人立廟祀之號曰仙女

西陽雜俎

劉白雲江都人家富好濟人遇道士樂子長與兩卷書能役致風雨變化萬物於襄州隔江山上結紫雲幄化兵士數千人侍衛連月不散節度使於頓疑其妖使兵馬使攻之弓矢不能及白雲乘馬走漢水蹙波起塵如履平地追之不得辰發靈州午已在湘潭須臾七百里矣復於江都值樂真人授以金液九丹之經乾符中猶在長安市賣藥尚有識之者

康熙志

劉商彭城人擢進士第歷臺省為郎中棄官訪道及廣陵城有道士賣藥眾中見而異之攜登酒樓談秦漢歷代事如目覩及暮歸道士下樓倏不見翌日商於市訪之道士仍賣藥見商愈喜復挈上酒樓劇談歡醉出一小藥囊贈商戲吟曰無事到揚州相攜上酒樓藥囊為贈別千載更何求別去不復見商開囊服藥身輕遂為

地仙

雲笈七籤

李含光江都人孝感子含光生方晬日取孝經如捧讀狀長好靜處誦習墳典年十八師事同邑李先生遊藝數年神龍初以清行度為道士居龍興觀尤精老莊周易執喪過哀口不嘗甘旨之味食唯穡麥而已封植膳羞皆經其手號毀骨立親族莫不傷之開元十七年從



司馬子微於王屋山傳授大法靈文金記元宗賜號元靖先生歲餘請居茅山纂修經法屢徵皆謝病不出天寶四載以璽書徵入禁中令講傳道法辭以足疾不任科儀請歸初茅山有許長史楊君陶隱居自寫經法歷代傳寶時遭喪亂散逸無遺至是特詔含光居楊許舊居賜絹法衣香爐御製詩含光搜求遺蹟備悉上之七載元宗欲受三洞真經於大同殿潔修其事遙請含光為元師是歲五月陶隱居合丹處生芝草八十一莖九載又產三百餘莖皆圖而奏之徵入館於紫庭別院辭歸十一載與門人韋景昭等於紫陽之東鬱岡山建齋院立心誠肅是夜林間遍生甘露陶隱居以三洞真法授昇元即王遠知昇元傳體元即潘師正體元傳正即司馬子微正一傳含光皆總集眾妙門大正真法故茅山為天下道學所宗大厯己酉卒年八十七門人赴喪者數千人葬於雷平山之西陲遺命以松棺竹杖木几水瓶香奩香爐置於藏門內所著本草音義二卷老莊周易學記義畧各三篇內學記二篇工篆籀隸書尤妙或賞之云賢於其父因投筆不書顏魯公文集茅山元靖先生廣陵李君碑銘 唐書藝文志云道士李含光注老子莊子周易學記三卷又義畧三卷

尼真如鞏縣李氏女子也嫁賀若氏既寡為尼天寶末



來居楚州安宜縣初在鞏時得五寶至是又得八寶言  
天帝所予命刺史崔侁進於天子又述天帝之言曰下  
界殺戮過多當鎮以神寶使兵可息亂可靖攝令王滔  
之以狀聞侁乃遣盧恒隨真如上獻四月十三日達京  
肅宗寢疾視寶召代宗曰汝自楚王為皇太子今上天  
賜寶獲於楚州天許汝也即日改為寶應元年升楚州  
為上州縣為望縣改安宜為寶應號真如為寶和寵錫  
有加真如所居之地得寶處河壩高敞境物潤茂後為  
六合縣尉崔理所居兩堂之間西域賈人過嘗望而瞻

禮焉唐楚州刺史鄭輅得寶記 唐書五行志上元二  
年楚州獻寶玉十三其名目與西陽雜俎畧同但

西陽雜俎止稱十二寶一元黃二玉雞毛三穀璧四西  
王母白環五闕名六如意珠七紅靺鞨八琅玕珠九玉  
玦十玉印十一皇后採桑鉤十二雷斧 案五行志稱  
十三寶則缺其二似以王母環琅玕珠各二去玉玦數  
之為十二故亦云其一闕也太平寰宇記所引鄭輅得  
寶記無玉玦而王母玉環與皇后採桑鉤雷公斧皆二  
枚則數之恰得十三若連玉玦則雷斧不得有二也諸  
載記互有異同並存之俟攷西陽雜俎又云楚州獻定  
國寶一十二乃詔代宗監國唐書代宗紀云肅宗去上  
元三年號止稱元年月以斗所建辰為名元年建巳月  
肅宗寢疾乃詔皇太子監國而楚州獻定國寶十有三  
因曰楚者太子之所封今天降寶於楚宜以建元乃以  
與鄭輅記相合

法慎姓郭氏江都人少從瑤臺成律師受戒具依太原  
寺東塔體解律文聲振京師諸寺眾請綱領遂東歸揚  
都暑不攝齋食不求飽居不易坐四方施捨一歸大眾



及再至京國黃門侍郎盧藏用虔奉之朝士陸象先畢  
 構陸餘慶嚴挺之崔希逸房瑄崔渙李澄詩人王昌齡  
 綦母潛輩皆與交接天寶七載十月十四日卒於龍興  
 寺別院塔於蜀岡趙郡李華撰碑文李陽冰題額宋高僧傳  
 靈一俗姓吳廣陵人也先世為富豪九歲出家推萬金  
 之產悉以讓諸孤昆季所取惟衲衣錫杖而已初舍於  
 會稽之懸溜寺與釋隱空虔印靜虛相對討十二經第  
 一義諦之旨徙居餘杭宜豐寺著法性論誦禪之隙輒  
 賦詩歌事思入無間與天台道士潘清廣陵曹評趙郡  
 李華潁川韓極中山劉穎襄陽朱放趙郡李紆頓邱李  
 湯南陽張繼安定皇甫冉范陽張南史清河房從心為  
 塵外之友寶應元年十月十六日卒於杭州龍興寺年  
 三十六獨孤及毘陵集揚州慶雲寺律師一公塔銘宋史藝文志有僧靈一詩一卷  
 智具姓柳氏揚州人南嶽下三世章敬暉禪師之法嗣  
 初謁章敬問何所至曰至無所至來無所來敬默然智  
 具自悟作偈曰心本絕塵何用洗身中無病豈求醫欲  
 知是佛是身處明鑑高懸未照時住福州龜山咸通六  
 年卒謚歸寂禪師其後有光孝寺僧慧覺石塔寺僧宣  
 秘皆出南嶽下又密齋揚州人為南嶽下十四世黃龍  
 新禪師之法嗣貞元間有廣陵大師者飲酒食肉衣敝



垢時屠犬豕老僧責之則怒罵謂吾道非人所知居孝感寺每夕闔扉獨寢一日有窺諸門隙者見眉間光照一室召羣僧來戶啓大師已亡因號為大師佛見續通志

室志

宋

劉海蟾初名操改名元英廣陵人第明經仕燕劉守光為相素好黃老遇正陽子為演清淨無為之宗金液還丹之要辭燕適秦韜光隱晦遇尚書郎李觀語曰煩寄語養素先生藍方十月懷胎如何得出觀至南岳語方方驚曰吾養聖胎已成念非海蟾不足以成吾道是年

方卒海蟾與陳搏為方外友晁文元嘗問不死之道海蟾笑曰人何曾死而君乃畏之求生乎所可死者形耳不與形俱滅者固常在也祥符間單父甄棲真號神光子海蟾以詩往還論養生秘術曰還金篇凡兩卷又有海蟾子詩一卷見續通志唐書藝文志神仙家有海蟾子元英還金篇蓋與甄並著又通志藝文畧宋史藝文志作劉海蟾詩一卷贊寧揚州僧有文學洞古博物著書數百卷太祖禮之王禹偁輩常就質疑柳開守維揚贈之詩有空門今日見張華之句荀譜其所著之一也嘉靖志

傅鴻揚州進士棄家雲游終南山修奉上真香火忽夜



睡寢知宮張守真潛往叩鴻聞鴻睡中似與人語火光  
從鴻寮內迸出守真異之明早問鴻鴻曰今當限至遂  
沐浴易衣昇堂聽受真武真君降言云三月桃花景色  
天萬般真瑞一時妍金枝寶運從新令仲節當迎赤腳  
仙次日鴻潛遁不知其蹤後於明德宮降慶奉旨立祠

贈號勝因真人

神仙通鑑

鄭搖鈴素遊京師常持一銅鈴搖鳴闌闌間丐錢用餘  
則分惠貧者號爲鄭搖鈴宣和末來維揚搖鈴丐錢如  
故夜則寄宿逆旅久之謂主人曰吾將死願以隨身衣  
物悉寘棺中而焚之已而果死主人如其言昇棺出城

覺漸輕復聞鈴聲如在數十步外俄而鈴聲漸遠則棺

愈輕至焚所啓蓋視之惟竹杖而已

郭象緊車誌

元先生熙寧間人遊興化館於鸞金賈氏會邑宰嗔其  
金有贗先生掘地熾炭置金其中卽成赤金運神術能  
爲人起死一日謂賈曰吾將去能從我遊乎言訖設一

葦席坐溪上泛泛然不知所往

雜正志

唐甘弼海陵人初爲小吏廉恪無他技一日晨出若有  
所遇忽裂巾毀屢褻語裸程家人以爲狂語中休咎人  
始稍就占訊喜怒語嘿無不驗張榮來據城聞其神異  
執於大雪中露坐左右數尺獨無雪髮膚畧不沾潤乃



積雪丈餘穿洞穴埋其中彌日出之怡然也後抱薪自焚有田夫中途遇之問先生安往日吾歸也入城聞其已自焚矣葬響林原歲餘有見之於江右者又蜀人亦

見之青城云

雍正志

魏景字同叟淮南高郵人身長六尺骨如削石瞳子碧色有光嘗賣繒於市遇華山元翁從授鍊丹鑄劍長生之術元翁名碧天其師劉海蟾海蟾之師呂洞賓洞賓之師鍾離權自權至景凡五世景問元翁曰吾欲兼忘其方柰何翁曰執汝身守汝一謹而勿失景曰執害通守害變則如之何翁曰不然子以爲構中天之臺者上木未考則能無經乎適千里之國者車馬未館則能無行乎故將欲通之必固執之將欲變之必固守之此其理也景乃述碧天之意著書萬餘言論神仙事號太沖子云太沖子曰道者盜也釋者識也盜天地陰陽之機謂之道識萬物之理謂之釋甚矣人心之神也雖造化亦無加焉今夫天地之生物煦之以陽肅之以陰然後乃成人心則不然一舉而物已生矣故天生萬物地生萬物人心生萬物是故人心之形象天地陰中生陽陽中生陰非陽不能養陽非陰不能養陰故修陽法者去陰以純其陽修陰法者去陽以純其陰陽用其精陰假



諸物此陰陽之法也水之性潤下火之性炎上眾人離上而坎下故不交真人坎上而離下故交焉真也氣穀氣也真人真炁純眾人穀氣雜神仙之道有中立而無中立有死而不亡者至矣一身而形二者次矣不死不亡一身而形不二者又其次也景穎脫彊記得於自然凡陰陽醫藥鍛鍊之技無所不精而能諱其術故世

莫知焉

秦觀淮海集

昭慶字顯之俗姓林氏泉州晉江人熙寧中住淮南高郵乾明最後住江都建隆學術通達其爲人法或以經論或以老莊或以卜筮或以方藥不獨守古人言句而

已自唐以來禪家盛行於世者惟雲門臨濟兩宗是時雲門苗裔分據大剎相望於淮浙之上臨濟之後江北惟昭慶一人雲門之徒或不以爲然昭慶曰此吾所以爲臨濟兒孫也元祐四年卒於高郵醴泉寺其徒歸骨建隆起塔而葬焉時有無擇者居江都石塔寺稱戒公元豐八年蘇軾自常州赴文登以詩贈別後知揚州無擇尚在石塔投牒求解宅蘇以疏畱之其名遂傳

見淮海集

慶禪師塔銘暨墨莊漫錄冷齋夜話

徐守信

蔡條鐵圍山叢談作徐守真

泰州人少孤役於天慶觀嘉祐

四年天台道士余元吉來遊示惡疾守信事之無倦忽



於溺器得丹砂餌之自是常放言笑歌日誦度人經絕粒至數日爲人言禍福如影響蔣之奇爲發運使至泰州謁之坐定了無言說將起忽自言曰天上也不靜人世更不定蔣固叩之曰天上已遣五百魔王來世間作官蔣叩其身之休咎徐曰發運亦一赤天魔王也蔣以經中有神公受命普掃不祥之語呼曰神公自是人以神翁目之蔡京好方士之術崇寧初作相爲徽宗言蘇軾知揚州遣人求字於神翁神翁大書曰泄慢墮地獄禍及七祖神翁雖方外士而能疾元祐人徽宗頗喜之羣聞又言元符中哲宗嘗遣人密問聖嗣神翁曰古人

君子吉人者徽宗名也於是召至都下用太宗見陳搏故事御絛褐卽便殿以賓禮接之既至未久卽物故年七十六賜大中大夫給葬用四品禮厝城東響林原弟子苗希頤編次其事爲語錄相傳召至京時寫字與人多驗蔡京得東明二字皆以爲吉後京貶死潭州城南五里外東明寺高宗在藩邸神翁獻詩云牡蠣灘頭一艇橫夕陽西去待潮生與君不負登臨約同上金鼇背上行建炎庚戌高宗航海至牡蠣灘見金鼇山易衣登岸至福濟寺壁間見此詩方信神翁爲異人

見宋詩紀事暨春渚

紀聞周輝清波雜志陸游家世舊聞輟耕錄案陶九成稱獻詩聞之於張善初考趙彥衛雲麓漫鈔云金鼇

人物釋老

是



山有善濟寺與祥符塔院紹興三十二年始賜額先是有人題詩云云高廟覽之以為詩識求其人不可得不言為神翁事蓋建炎時徐已久卒也

周恪字執禮泰州人元祐初再舉進士不第鬱鬱不得

志一日悟老子谷神語取儒衣焚之人以為狂自是能

前知休咎宣和中屢詔不起賜號守靜處士

萬麻志

顏筆子高郵人鬻筆日售十管即止每管中必有一詩

紀其破毀歲月或及其人之禍福人以筆仙稱之轉運

使飲以酒飲訖長揖去建炎時秦檜當國忽向人曰不

可留矣積葦庭中坐其上自舉火焚俯謂人曰我以恢

復無時姦人擅政不忍忠良戮辱故先去耳時年九十

七見隆慶高郵州志暨神仙通鑑

元

孚惠先生不知何許人元季自溇陽壽聖觀來遊儀真

時邑多疫癘先生以道術治之輒愈民甚德之因建通

真萬壽宮其徒雷希復傳其道法

萬麻志

志如揚州普門庵僧學於蒙山異禪師授以十六字為

宗派曰志行願清普賢妙道智慧圓明正宗可紹至順

間創建佛殿元統三年築三塔於永真鄉囊鉢不畜一

錢以其說動人遠近相助如響無田土以為恒產乞食

以給眾揚州為南北都會行者輒駐足是庵待之未嘗



厭倦年七十五卒焚之得舍利無數

危素悅學齋集

李道純都梁人號清菴又號瑩蟾子住儀真長生觀相傳得道仙去里人名其觀為飛仙嘗有鶴翔其處道純所著有中和集三卷後集三卷三天易髓一卷道德會元一卷其門人柴元皋撰次瑩蟾子語錄六卷元皋號嘿菴嘗在興化西城水邊跏坐朗吟曰少干施主少抄提野鶴孤雲自在飛有水有山還著我莫教塵土汚震

衣見熒照志雍正志天一閣書目

明

道彝字天倫揚州天寧寺僧戒行精專博通內典與少

師姚廣孝友善永樂中奉使日本卒於其國臨終作偈

曰來不為多去不為少六十六年一了便了嘉靖志

文銘正德間祝髮泰州東寺年六十六豫告涅槃日至

期作偈自吐火坐化康熙續志云安豐場一僧平時濶俗了不異

人一日向人求棺僧素善王心齋因請心齋辭別示眾火化至期雷偈曰老僧今年六十六不分青紅與皁白今番脫卻這凡胎依舊靈山還舊屋心齋就而拜之疑此即謂文銘

德音號海潮揚州建隆寺僧精於數術嘗有叩門者僧

呼曰東鄰借鉏與之開門果然一日方飯有人問父疾

曰當即愈飯畢又有人問病曰淹久不瘥但未就木有

頃又一人問疾聞厨中滌器聲曰噫死矣已而皆然其



徒詢之曰始吾方飯飯則生理知其當愈既飯則漸去食知其淹久滌器則入櫃櫃棺象也以是知其死

嘉靖志

國朝

行修俗姓陳泰州東鄉沙邨人少無以為活欲赴水死已而祝髮為僧居數年朝普陀歸龕坐南關外義冢中嗣遊揚州又年許歸移龕北關覺允寺西偏亡何示大殂火化期至期沐浴禮佛敲魚誦佛號就龕俾昇者以繩繫於楹至寺門外東墻曰可矣時屬目千萬人頃之覺龕中輕烟一縷人持楮焚其前火從龕內大發魚聲不輟焚至兩腕魚始下兩耳出火若孔鸞尾風火揚龕

蓋六時無絲豪味觸發年三十六康熙四年十一月初一日辰時千萬人目擊僧平昔所為皆因病無聊但見其蓬跣行市中者數年遇僧俗人畜俱禮拜有銅板僧照智俗金姓以屠子出家特與親厚臨時兩人密語以衲衣付之念珠四十八付北斜橋僧國璽化後家家求所為銅板者供奉為之建庵

春兩草堂集

南嶽和尚退翁者名宏緒字繼起興化人雖為僧以忠孝為志數為人排大難嘗被連染義士救之得脫好事如故熊開元自蠻中歸聞其名依之為執爨宏緒一見曰是非常人既而有識之者曰熊魚山也宣城沈壽嶽



死難其子麟生亦依說法宏緒思念其親至老不衰築報慈堂於堯峯以祀其父吳中高士徐枋少所可不納人餽獨宏緒周之則受自稱白衣弟子嘗歎曰退翁以忠孝作佛事是竺國所謂大人者也晚主南嶽福巖寺吳人惟恐失之復迎以歸年六十九卒於靈巖著有靈巖樹泉集孝經箋說

全祖望鮑琦亭集

張裔緯字仲猷泰州人倜儻負氣節好規人過明思宗死社稷裔緯故布衣聞之以頭搶地號慟不止會故王子起兵海上壯士繆景光圍鄉勇應募裔緯仗劍從之既鼎革遂披薙人稱四和尚云

泰州學案以上釋老

重修揚州府志卷之五十四



重修揚州府志

卷之五十四

三



